



晋書  
卷三



伊8  
1.725  
85



1735  
85



晉書百十四

載記第十四

苻堅

下



此係八年治  
州八明人  
悼山同八  
所購以贈



氏書

太元七年堅饗群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  
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  
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子  
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  
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  
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  
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  
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  
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苻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

論文禮作體要作安

遇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爲司徒融固辭堅銳意  
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  
玉器初堅卽僞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爲太史令嘗  
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徼西流惟有雄  
子定八州此卽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  
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按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  
汧隴諸氏於京師三秦大戶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  
王猛猛以彫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  
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于喆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顛頊之墟里名  
曰雞閭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顛頊有云河  
上先生爲吾隱之於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  
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

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於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  
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王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  
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  
自天子王一作后三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  
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於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  
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  
騎常侍劉蘭持節爲使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以苻朗爲使持  
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  
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  
王撫備舟師於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朝  
於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  
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

永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堅於是以前驍騎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爲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旣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朱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坐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哺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

必有征無戰晉王自當銜璧輿櫬啓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卽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

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係境養兵伺其虛隙  
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  
上國而爲勾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  
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越曰臣聞紂爲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  
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群臣各  
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於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  
心矣群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  
已群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  
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一也我數戰兵  
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  
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

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墜亡之  
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  
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  
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  
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  
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  
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  
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  
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  
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壘美無窮道安  
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爲時尊朕  
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

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游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於  
疑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  
世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遙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  
栖無爲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爲勞身於馳騎口倦於經略櫛  
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癘虞舜游而不返大禹  
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曰非爲地不廣人  
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  
去亂安得憚勞朕旣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  
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  
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  
墳復其桑梓止爲靖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鸞駕必欲親

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略馳紙檄於丹陽開其  
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群臣以堅信重道安  
謂安曰王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  
而諫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  
少子中山公詵有寵於堅又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  
在虞晉不闕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  
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相冲  
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  
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  
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  
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於建章宮  
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

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寔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灞上從容謂群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栢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栢冲兄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

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於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上下氣癘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何爲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於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況大秦之應苻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

謀是用不潰於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群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埽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栢冲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栢石虔振威栢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冲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於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爲前鋒次於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

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中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栢冲爲侍中竝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王簿金城趙盛之爲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漕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項城害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



率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  
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栢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  
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係硤石爲融所逼  
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  
將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  
宜速進衆軍倚禽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於項城以輕  
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  
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及王顯  
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旣敗梁成水陸繼進堅  
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  
艸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憚然有懼色初  
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中山之神奉以

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艸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  
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  
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  
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  
敗謝石於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  
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  
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  
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  
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於青岡死  
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饑甚人有進壺飧豚髀  
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絲十斤辭  
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

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  
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慙顧謂其夫人張氏曰  
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  
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  
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  
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暉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  
暉子寶勸暉殺堅暉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暉屯郟城姜成等  
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暉棄其衆奔還堅收離  
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暉有貳  
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  
從尋懼暉爲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  
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於

長安東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罪於其太廟被殊死已下文武  
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  
融大司馬謚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於河南長樂公  
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  
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爲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  
列人招集群盜衆至萬數千丕遣石越擊之爲農所敗越死之垂  
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暉弟燕  
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暉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  
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  
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  
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都督陝東  
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

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馬討泓於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於華澤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

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竝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鉅鹿公輕戇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爲長蛇於關東泓冲稱兵內侮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喻垂及泓冲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旣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

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於北地次於趙氏塢使護軍楊璧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眾數千保據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竇衝率眾敗其軍於鶴雀溧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眾危惵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為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

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棧渠川大營率眾七萬來攻堅堅遣楊璧等擊之為萇所敗獲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皆禮而遣之苻暉率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於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蜀漢之眾來赴難堅聞慕容沖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成驪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距沖河間公苻琳為中軍大將軍為暉後繼沖乃令婦人乘牛一多馬字為眾揭竿為旗揚土為塵督厲其眾晨攻暉營於鄭西暉出距戰沖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為前將軍與苻琳率眾三萬擊沖於灞上為沖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沖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沖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

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  
王猛切諫堅乃出沖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  
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沖  
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  
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於下邳徐州  
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於碭山轉戰而免玄  
進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  
書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  
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崇棄  
鄆城奔於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於河南斬其東平太  
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鄆城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  
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大言責沖曰爾輩群奴正可牧牛羊何

爲送死沖曰奴則如矣旣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  
一領遺沖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艸創得無勞乎今  
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沖命詹  
事答之亦稱皇大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  
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旣  
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  
敢至於此苻丕在鄴糧竭馬無艸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  
垂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苻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  
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  
定于常山固安侯苻鑒中山太守王克於中山以爲已援垂遣張  
崇要興獲之於襄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  
騰於晉陽蚝騰以衆寡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於群寮司馬楊膺

唱歸順之計不猶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碭礮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次於河北丕遣將軍桑據距之爲王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克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遠請救於謝玄丕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旣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遠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邇寇仇三軍罄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旣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成也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爲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爲功况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崇勳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丕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

遣遠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晉堅遣鴻臚郝稚微處士王嘉於到獸山旣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靖諮問之慕容暉入見東堂稽手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坐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嘉曰椎蘆作蘧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群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暉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女

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達既至朝廷果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達固陳不款誠無貳并宣楊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鄴時長安大飢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僭稱尊號於阿房改年更始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常爲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長一作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竝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侯冲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冲於城西追奔至於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冲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參軍徐義宦人孟

豐告苻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盤桓不進苻暉屢爲冲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暉憤恚自殺關中保壁三千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敖爲統王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冲爭麥戰於驪山爲冲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冲深憚之遂穿馬陷以自固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飢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缺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

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貳哉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萇爲土山地道輔亦爲之或戰山峰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衆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酋望深以爲慙故相率距萇以立忠義時有群鳥數萬翔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鬪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胄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

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係誠順爲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獸口三輔人爲冲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圯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刃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冲營放火者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歔歔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冲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



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貳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苻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朕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沖於城西爲沖所禽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烟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又爲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

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氏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於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竝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歸其南秦州

刺史楊璧於下辯璧距之乃奔武都氏豪張熙假道歸順朝廷處  
宏於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相玄篡位以宏爲涼州刺史義熙初  
以謀叛被誅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  
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  
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  
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咸應謠言矣不僭號  
僞追諡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  
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  
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  
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

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旣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  
雋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  
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  
屑意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爲功曹遁  
而不應遂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  
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  
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  
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  
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  
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  
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竝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  
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

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掃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譖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

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旣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僂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於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

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爲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儼卿爲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群凶天下向定彝倫始敘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

寵政替身亡斯則取一無成敗之殷監爲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引之臣何庸捐而應斯舉不但取蚩鄰遠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獎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敘於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嘗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救其太子

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祕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

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諡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見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爲朝野所屬堅僭號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誅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奸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後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

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溼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溼溼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

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竝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性至孝初屆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爲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旣有意荆揚時慕容皝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

謂江東可平寢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縋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知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葺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葺之叛堅悼恨彌深

苻朗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大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負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竝机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旣唾而舍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

極江左精餽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豪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為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為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稽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晉書百十四 載記第十四

西川忠貞堂  
氏書四庫

晉書百十五

載記第十五

苻丕 苻登

索泮 徐嵩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為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不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頻為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眾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畱苻冲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南立

西川忠貞堂  
氏書四庫



堅行廟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安置百官以張蚝爲侍中司空封上  
黨郡公王永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  
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爲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  
公苻冲爲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平王俱石子爲衛將軍濮  
陽公楊輔爲尚書右僕射濟陽公王亮爲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  
耳梁暢爲侍中徐義爲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  
時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  
之高昌太守楊翰言于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  
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  
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  
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  
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

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爲  
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  
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  
利已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  
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  
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  
在于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若奉爲盟  
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  
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于關中此  
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衆五  
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及光  
戰于安張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

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爲光所  
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  
山太守王充爲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爲征東將軍冀  
州牧高城侯苻紹爲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苻謨爲征  
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爲鎮北大將軍督幽并二州諸軍事  
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  
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王充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  
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  
楊璧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爲  
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爲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興  
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  
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徽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國

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  
振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興  
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卽事  
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冲繼凶  
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  
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  
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  
舊豈忍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  
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効義之士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  
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  
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  
罰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司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

慕容麟攻王兗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聚眾應麟兗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眾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爲吾吏親尋干戈競爲戎首爲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何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固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旣而成陷兗及固安侯苻鑒並爲麟所殺不復以王永爲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爲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旣而襲王

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爲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興旣敗王廣謀伐王統平上邽枹罕諸氏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丕又進王永爲左丞相苻纂爲大司馬張蚝爲太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爲司空苻冲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爲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爲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王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

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  
燼毀發丘墓毒徧存亡痛纏幽顯雖黃巾之害于九州赤眉之暴  
于四海方之未爲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  
豪或戮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  
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  
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  
不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  
爲首尾擊萇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弈于率鄯善  
王胡貳叱護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萇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強京  
戰于孫兵谷大敗之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  
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  
姚萇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衆

將青爲諸軍決之衆以爲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  
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  
艱難也衛公萇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  
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  
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  
推登爲帥遣使于丕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丕  
畱王騰守晉陽楊輔成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  
姚萇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  
遣王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爲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于襄陵  
王永大敗永及石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  
人不猜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爲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

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于苻宏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尊號僞謚丕爲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永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而敗

### 苻登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爲苻生所殺堅卽僞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爲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

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出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羣好爲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于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遊興有事則名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攝司馬事登旣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饑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鬪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

晉書卷十五  
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不敗不尙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  
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不死問於是爲不發喪行服三軍  
縞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  
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殷彊豺狼梟  
獍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于斯大王挺劍西州鳳翔秦隴  
偏師暫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  
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  
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  
內改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輶羽葆青蓋車建黃旗  
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爲啓主而後行繕甲  
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  
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

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卽日星言  
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席上報皇帝酷寃下雪臣子  
大恥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歔歔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鉞鎧  
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獸以長稍鉤刃爲方圓大陣知有厚  
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  
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  
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  
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  
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苻纂  
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  
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  
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

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大王遠  
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二縣  
虜帥一作師彭沛殺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有  
衆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  
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竇衝爲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爲  
大將軍益州牧楊壁爲司空梁州牧苻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  
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陸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剋之斬其將軍姚  
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爲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彭沛  
穀堡陷之沛穀奔杏城萇遷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犢率衆二  
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  
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爲秦公蘭犢絕之皆爲姚萇所敗登進據  
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嵩

保嵩被殺悉坑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  
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饑收甚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爲皇太子弁爲  
南安王尙爲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畱其大軍于胡  
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  
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  
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  
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眷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襄勅臣  
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尙欲復讎臣爲兄報恥於情理何  
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  
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  
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象可歸休于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  
師攻萇旣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立神象請福

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  
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  
象首以送登登將軍竇洛竇子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  
池不剋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  
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  
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剋之以尙書苻碩原爲前禁將軍滅羌校尉  
戍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  
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尙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  
去登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遣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騎將軍  
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楊璧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見衆爲先驅自繁  
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戶固使定率隴上諸軍

爲其後繼壁畱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  
所統大會長安萇遣其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于  
清水之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鴛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  
萇密遣其將任麗宗度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  
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爲姦變願深宜詳思  
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詣登事  
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  
此公朕幾爲豎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  
登將軍路柴強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東萇  
救之不剋而退登將軍魏褐飛攻姚當成于杏城爲萇所殺馮翊  
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  
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卽卿校牧守之胤



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  
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  
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於圖讖歷數萬無一分  
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  
欲絕之亦將假手於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  
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  
應姚萇登以質爲東平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  
質乃東引楊楷以爲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爲曜所敗遂歸于萇  
萇以爲將軍質衆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金温于范氏堡剋之遂  
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牢苟曜有衆  
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萇率騎來距  
大戰敗之斬其尙書吳忠進攻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

定爲萇所敗據路承堡是時萇疾病見苻堅爲崇登聞之秣馬厲  
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  
皇鑒垂矜所在必剋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疢于逆羌以  
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  
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  
累爲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  
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  
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  
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  
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爲右丞相尋而衝叛自  
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堡衝請救于姚萇萇遣其太子與  
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至是萇死

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爲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畱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衆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爲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僞諡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爲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索泮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爲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叅軍天錫卽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旣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旣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旣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弟菱有雋才仕張天錫爲執法中郎冗從右監苻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良爲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耆之斬而有之叨據內外位爲列將無大馬識養之誠首爲大逆汝曹羗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于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爲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虵豕之墟紫宸遷鼃鼃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鳥之靡定苻洪擅蠻貊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欵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蠱毒未逞狠心健旣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覩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饑但肆毒于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剋翦姦回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苻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略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鸞以成頌因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旣而足以夸世復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

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驂  
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  
雖矜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啓  
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于賊臣貽戒將來  
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  
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  
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稜氏種健藉世資遂雄關隴長生昏虐敗不旋  
踵永固禎祥肇自龍驤垂旒負辰竊帝圖王患生縱敵亂起矜疆  
不登僭假淪胥以亡

晉書百十五

載記第十五終

晉書百十五

晉書百十六

載記第十六

晉書百十六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  
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  
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郝率種人內附  
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之赤亭郝  
玄孫柯廻爲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廻生弋仲少英毅  
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眷戎  
夏繼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  
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千隴上及石季龍  
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

晉書百十六

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  
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  
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於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  
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  
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於  
關東弋仲率步衆數萬遷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  
平縣公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  
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強正而不之  
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  
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  
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  
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

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  
其步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  
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名我擊賊豈來覓食邪  
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  
曰兒死來愁邪乃至於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  
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  
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  
此成擒耳老羌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一作直俗無  
尊卑皆汝之季龍恕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  
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鉀跨馬于庭中策  
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  
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於混橋石祗僭號于襄國以

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祇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祇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爲苻生所敗弋仲之柩爲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萇僭位追謚曰景元皇帝

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姚襄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祇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卽丘縣公弋仲死襄秘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千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於碣磔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南安斂歧爲右部帥陽王黑郗爲前部帥強白爲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李歷戰於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於譙城遣五弟爲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於

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欵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  
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中軍將軍楊  
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  
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  
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  
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  
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  
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  
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  
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  
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  
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

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  
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敦等千餘人執晉堂邑  
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尙書周閔爲中軍將軍緣江  
備守襄將佐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  
大單于進攻外黃爲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  
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剋其長  
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思効力命不可損威勞衆守  
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  
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  
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  
陵伐襄戰於伊水北爲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北山其夜百  
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

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携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  
不濟温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  
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温温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  
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  
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  
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遣其將苻飛拒戰蘭敗爲飛所執  
襄率衆西引生又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  
宜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  
吾計決矣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敗爲堅所  
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襄僭號追  
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修行  
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洛陽也夢萇服衮衣  
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且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  
能大起吾族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  
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堅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襄死  
萇率諸弟降於苻生苻堅以萇爲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  
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挾風太守寧幽兖三州刺史復爲揚武將  
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爲堅將累有大功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  
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及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  
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  
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  
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旣敗於淮南歸長



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泓所敗叡死  
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渭北遂如  
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  
咸推萇爲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旣臻秦  
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  
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  
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  
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  
晃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爲從事中  
郎姜訓閻遵爲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爲參軍王  
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騎趙曜狄廣党刪等爲帥時慕  
容冲與苻堅相攻衆甚盛萇將西上恐冲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

崇爲質於冲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祥  
等數千戶于敷陸至是降於萇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  
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萇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羣下  
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  
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  
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貳之義  
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二一作縣  
要破之方單馬奔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剋  
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  
五將山冲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尙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  
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奔於萇萇遣驍騎將  
軍吳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冲遣其車騎

大將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於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沖旣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稱帝於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麟有衆數千堡據馬嵬奴遣弟多攻麟長伐麟破之麟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長僭卽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虵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以弟征虜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長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沒奕于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長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因饗將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詵進曰臣州人殷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用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

表善以副鄙州之望長善之擢爲尚書郎拜弟碩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長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長復如秦州爲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長將赴救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長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長曰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剋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於渥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長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降長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旣終長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長旣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

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彌姐婆觸龍驤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畱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旣多故號萇軍爲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敦煌索盧曜請刺苻登萇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萇遣之事發爲登所殺萇以暹爲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畱其尙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於大界剋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欲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

鎮之立社稷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晃謂古成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氏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行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賜詵爵關內侯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爲鎮東將軍

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

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鬪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羣雄包羅僞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竇鴛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鎮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

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旣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羣下諫之萇曰槌旣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欵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羣氏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勅其太子興曰苟曜好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于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于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圓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

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温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備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略中一字無片耳羣臣咸稱萬歲萇下書令畱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敘苻登驃騎將軍沒弈于率戶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萇寢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爲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名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萇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苻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于遐邇

將領英略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關  
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  
剋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  
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鎮長安萇下書除妖謗之言及赦前  
一無赦前二字女奴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晉平遠將軍護氏校尉  
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降于萇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  
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爲鎮東將軍萇如長安至於新支  
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  
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  
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  
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弋尚書左  
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人受遺輔政萇謂興曰有

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  
黔首以恩四者旣備吾無憂矣以大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  
位八年僞諡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晉書百十六 載記第十六

晉書百十六

晉書百十七

晉書百十七

載記第十七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為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  
 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為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畱統後事及鎮長安  
 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  
 業時人咸化之萇死興秘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  
 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強今  
 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  
 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  
 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  
 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率眾伐苻登咸陽太

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忌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眾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爲法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眾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十九年僭卽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內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率其餘眾入馬毛山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散其部眾歸復農業徙陰密三萬戶于長安分大營戶爲四置四軍以領之安南強熙鎮遠楊多叛推竇衝爲盟主所在擾亂興

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強熙聞興將至率戶二千奔秦州竇衝走汧川汧川氏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眾降于興封征虜緒爲晉王征西碩德爲隴西王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竝爲公侯其餘封爵各有差鮮卑薛勃於貳城爲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救魏師旣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爲皇太后配饗太廟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萬叛乞伏乾歸降于興興處之于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鈞于洛城剋之初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眾降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徵乳爲尙書強熙及略陽豪族權于城率眾三萬圍上邽碩德擊破之



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于城干城降與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既爲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棄薛強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于蒲坂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興尙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卽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

三交趣金城崇列營倚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饑緯言於崇曰輔國彌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乏絕宜明寘形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于高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兹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虵氏殺興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興率衆寇胡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於興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遣姚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剋乃陷栢谷徙流人西河嚴彥河東裴歧韓襲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武都氏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廻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興遣姚紹等

討之斬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壽萬餘戶于漢中與畱心  
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  
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  
皆耆儒碩德經明行脩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  
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  
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  
赴之請業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脩已厲身往來出入勿拘  
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  
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叅管機密詵風韻秀舉確然不  
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時京兆韋高慕阮藉之爲人居母喪彈  
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劔求高高懼  
逃匿終身不敢見詵興遣將鎮東陽佛嵩攻陷洛陽班命郡國百

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興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

號稱王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趙旻

公一作旻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勳格皇天功濟四海威

靈振於殊域聲教暨於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  
足比諭方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  
乎興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崇極況朕寡昧  
安可以處之哉乃遣旻告于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鰥  
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皆  
以贖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洛陽旣陷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  
送任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  
讓至爵興弗許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  
一萬叛晉奔于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

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綱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磴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等子爲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誓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興常臨諮議堂聽決疑獄于時號無冤滯姚緒姚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沮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

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枹罕班賜王公以下徧於卒伍興之西也沒奕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碁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人襲沒奕于于棄其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于秦州魏軍進次瓦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興於是練兵講武大閱于城西幹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見羣臣于東堂大議伐魏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

不從司隸姚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爲務吾焉得而辭之興立其子泓爲皇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隆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光遠党娥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爲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于興使沒奕于權鎮上邽中軍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姚顯及尙書令姚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宮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衆俘斬一萬隆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是禿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煌與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姚

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呂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爲持久之計隆懼遂降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悅之姚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十將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興下書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旣握朝權必行篡奪旣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駢除耳此天以

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爲大司農  
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疆場自効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  
史興立其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謚愔璞質達裕國兒  
皆爲公遣其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儁檀車騎  
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  
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窓率  
騎助呂隆等守姑臧松窓至魏安爲儁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松  
窓送于儁檀儁檀大怒送松窓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  
書錄馬嵬戰時將吏盡擢敘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  
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好游田頗損農要京  
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  
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晉順陽太

守彭泉以郡降興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荊州刺史趙曜迎  
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于梁國而歸又遣其兼  
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呂隆懼禿髮儁  
檀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詒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  
曜等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  
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  
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  
方物王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北部鮮  
卑竝遣使貢欵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畱恭靖而遣  
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  
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  
靖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

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至是恭靖亦踰墻遁歸興遣其將姚碩德姚斂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斂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懼率衆請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奔于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小品羅什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旣託意於佛道道字無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

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斂俱寇漢中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興劉裕遣大叅軍衡凱之詣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臣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姚碩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斂俱陷城固徙漢中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

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馨言於興曰  
戊亥之歲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  
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國朝疲於奔命矣時所在  
有泉水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戮之  
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於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其境內及  
碩德歸於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秃髮儁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  
萬頭興以爲忠於已乃署儁檀爲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  
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畱尚興弗  
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接銜膽棲冰  
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  
土資狄若儁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  
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爲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

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昔漢  
武傾天下之資開建河西隔絕諸戎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  
宛王母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  
儼狃忠誠華族棄之虐虜非但臣州里塗炭懼方爲聖朝盱食之  
憂興乃遣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喻儁檀會儁檀已至姑  
藏普以狀先告人儁檀懼脅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旣至長安坐匿  
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  
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讐居泰無垂拱  
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  
鷲以之翻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純  
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  
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掃

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羣逆水摧不俟朱陽之曜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既遠役遐方劬勞于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萋斐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天鑒玄鏡覓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嫠居本家不在尙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止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尙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于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

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僞政絕進趨之途及皇化既沾投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欸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表理王尙文義甚佳當王尙研思耳文祖曰尙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尙明矣興曰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卽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崑嶺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悅赦尙之罪以爲尙書



晉書百十七

載記第十七 終

魏川屯鳳崗  
氏蘭固南苗

晉書百十八

載記第十八

魏川屯鳳崗  
氏蘭固南苗

姚興下

尹緯

晉義熙二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入漢中與梁州別駕呂營  
 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求救於楊盛盛遣軍臨澧口南梁州刺  
 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通於晉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慕容超  
 司徒北地王鍾右僕射濟陽王嶷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涌  
 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  
 奕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拓跋圭送馬千匹求婚于興興許之  
 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魏放狄伯  
 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國康宦還長安皆復其爵位時禿髮傉檀  
 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傉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

國史補

河以叛蜀譙縱遣使稱藩請桓謙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請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弼後軍欽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偃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偃檀恃遠輕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玄盛使自相攻擊侍其斃也然後取之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勃勃退保河曲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偃檀猶豫未為嚴防請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為吾有孤城獨立坐可尅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偃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騎二萬為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慰河外率眾而還偃檀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為勃勃所擒興遣平北姚冲征虜狄伯支輔國欽曼颯鎮東楊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冲次于嶺北欲回師襲長安伯

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鳩殺伯支時王師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于興興遣平西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眾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貢其方物興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興自平凉如朝那聞冲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絕人猶欲隱忍容之欽成泣謂興曰冲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寢不安席願早為之所興曰冲何能為也但輕害名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冲死葬以庶人之禮晉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門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為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為平南將軍兗州刺史賜以甲第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

勃遣安遠姚詳及歛曼兒鎮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  
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如颯營衆咸惶懼羣臣固以爲不可興  
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韋  
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駭  
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然右僕射韋  
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鬼營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  
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之  
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  
守貳城興還長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興請大舉  
以寇江東遣其荊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衆二萬東寇  
江陵興乃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  
貴族部曲徧於荆楚晉之將士皆有叛心荊州刺史劉道規大懼

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襄陽之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  
江陵率軍逆戰謙等舟師大盛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  
績乘輕舸奔就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興以國用不  
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羣臣咸諫以爲天殖品物以  
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  
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  
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旣至城門  
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  
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乞伏乾  
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  
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  
攻平涼興如貳城因救平涼纂衆大潰生擒纂勃勃遣兄子提攻

隋書卷八十八  
三  
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  
戶避勃勃內徙興處佛于湟山澤熾雲於陳倉勃勃寇隴右攻白  
涯堡破之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  
衆而歸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初天水人姜紀呂氏  
之叛臣阿諂奸詐好間人之親戚興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  
之弼時爲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  
黨左右至是興以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旣居將相虛襟引納  
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  
僣檀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  
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  
靖塞奸略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  
非其人恒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

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  
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  
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轍  
興不從以其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乾歸政績旣美  
乾歸感而歸之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  
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  
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磐官爵姚詳時鎮杏城  
爲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南奔大蘇勃勃要之兵散爲勃勃所  
執時遣衛大將軍顯迎詳詳敗遂屯杏城因令顯都督安定嶺北  
二鎮事潁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奸計  
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裕之輕弱安  
敢闕吾疆場苟有奸心其在子孫乎召其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

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眾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輿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興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仇池公楊盛叛擾祈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立節楊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鷲陝鎮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陝右衛胡翼度從陰密出自汧城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念言于嵩

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弗進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念之言興善之乾歸爲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羣下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旣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絕亢而死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又下書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旻大司馬姚崇司徒尹

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萇廟與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與依故事東堂發哀與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弼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以待御史廉桃生爲證與怒賜文宗死是後羣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縣羗叛與興遣後將軍歛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歛成爲羗所敗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于鄭城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

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凶無狀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鱗一作魚奏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太山之安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興寢疾妖賊李弘反于貳原貳原氏仇常起兵應弘興與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戶于許昌興疾篤其太子泓屯兵于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姚弼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于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歛曼嵬並典禁兵宿衛于內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以忠於儲宮

正是孤狗義亡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同孤狗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爲死生不敢貳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匹以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陽平西姚謨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與疾瘳朝其羣臣征虜劉羗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闕闕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梁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才無文武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懿恢及弟謨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時魏遣使聘于興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興謂之曰卿

久處東藩與魏隣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尅捷已來戎甲未曾損夫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修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悅遣其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時姚懿姚洸姚宣姚謨來朝使姚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距之於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是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爲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羣豎爲之畫

足釁成逆著取嗤戎裔文王一作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  
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  
心其可革耶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  
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  
決興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  
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爲中書監興如三  
原顧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僞異汝頰  
多竒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  
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効一官行著一  
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楊仄陋助吾舉之  
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  
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

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柰何厚誣四海  
乎羣臣咸悅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  
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姚成王司馬國璿率騎八千赴  
之弼恨姚宣之毀已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不  
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不性傾巧因誣宣罪狀興大怒遂收宣于  
杏城下獄而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  
太子不平握疆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  
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弼救之至  
冠泉而杏城陷興如北地弼次於三樹遣弼及歛曼嵬向新平興  
還長安姚成王至于南陽司馬休之等爲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  
之等遂與譙王文惠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  
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于興勃勃遣其



將赫連建率衆寇貳縣數千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于五井平涼太守姚興都爲建所獲遂入新平姚弼討之戰于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於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于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尅至是聞建敗引歸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竒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興將以休之爲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爲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旣得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放之興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揚武安鄉侯康宦驅略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黃金等起義兵以倚宦宦乃率衆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諧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輿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歛曼鬼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興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興謂梁喜曰泓天心和性少猜忌必能容養群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靈臺令張泉又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修仁虛已以答天譴興納之正旦興朝羣臣于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焉賀僧者莫

知其所從來也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常與隱士數人預於  
讌會興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因疾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  
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覲非常變故難測今  
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  
抑情禮以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興升輿  
咸懷危懼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  
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  
誰與太子守乎吾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  
當是杖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冲等不從欲  
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命泓錄尚書事  
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歛曼嵬收弼第中甲杖內  
之武庫興疾轉篤興妹僞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

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於是愔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  
殿中上將軍歛曼嵬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  
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於諮議堂遣歛曼嵬  
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官兵入屯馬道  
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  
躍貫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官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于  
驪山愔黨呂隆奔雍尹冲等奔于京師興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歛  
曼嵬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  
二年僞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  
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際常輟書而歎苻堅以尹

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祆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旣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羣豪推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萇旣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

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萇死緯與姚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疎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洿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

死興甚悼之贈司徒諡曰忠成侯

晉書百十八

載記第十八

魏川世鳳章  
氏蘭南甫

晉書百十九

載記第十九

魏川世鳳章  
氏蘭南甫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為太子興每征伐巡游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待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艸君等參贊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眾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

鎮軍彭白狼率東官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竦曰皇太子寔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於色姚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爲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旣死秘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卽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於諮議堂旣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于

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徙李閏羌三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遣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戶于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姚紹討擒之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旣發宣參軍韋宗姦諂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疆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刑望宣旣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遂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功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官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

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官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立義姚成都於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于平陽大破之執弘送於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州泓遣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及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羣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瞑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爲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旣剋陰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棄安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距恢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裴岐爲儼所殺鎮西姚謚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郿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騎一萬繼之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殺鮮卑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戰于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遣兄子倦入寇長蛇平陽氏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遠姚萬恢武姚難討之爲渴所敗姚謚討渴擒之泓使輔國欽曼嵬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于陳倉倦奔于散關勃勃

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虵玄距却之  
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  
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  
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  
王師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  
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柰  
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紹聞王師之至  
還長安言于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  
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  
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  
至宜在速決其左僕射梁喜曰濟公恢雄勇有威名爲嶺北所憚  
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棄安定遠寇

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郿雍今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  
憂危先自削損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  
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  
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  
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  
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  
耳又不從王師至城臯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  
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  
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爲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  
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  
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旣固師  
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致其

晉書百十九  
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於道濟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戡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城臯榮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鑿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踰城奔于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留屯不進姚懿嶮薄惑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已私惠懿

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分陝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寔賴梁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日穀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問殿下者將何辭以報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召姚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距詔勅者當名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是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蛇玄屯陝津武衛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爲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



成都擒國囚之遣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爲虵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戶叛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衆圍懿紹入於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羣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羣臣皆泣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暢威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棄陰密奔還

長安恢至新友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尅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姚謔爲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于澧西扶風太守姚雋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揚威彭蚝皆懼而降恢舅苟和時爲立節將軍守忠不貳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耻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畱寧朔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旣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

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塋以公禮晉廷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于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旣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昂奔河東道濟自陝北渡攻蒲坂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爲泓寧東姚成都所敗泓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決焉紹固辭弗許於是遣紹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王師于潼關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爲表裏之勢夾攻

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尅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限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尅潼關紹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子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尅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紹留姚鸞守險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午竇霸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姚疆距珍姚鸞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于潼關南爲琰所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信之臣乎

裕嘉而勉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于堯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衆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援耳吾欲分軍逕據閩鄉以絕其糧運不至一月道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沒裕計自沮諸將咸以爲然其將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胡可以戰紹乃止薛帛據河曲以叛紹分道置諸軍爲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鸞營於大路與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銳銜枚夜襲之鸞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讚屯于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城爲王師所敗時泓遣姚湛守堯柳姚和都討薛帛於河東聞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裨將于河曲遂屯蒲坂姚讚爲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蠡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絕

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于河上洽戰死衆皆沒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于河東爲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于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退次于灞上關中郡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帛于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裕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姚讚遣司馬

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旣爲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灞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讚退屯鄭城鎮北姚疆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于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疆大敗疆戰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洸屯于灃西尚書姚白瓜徒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湛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

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外艸木皆焦死焉姚萇以孝太武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于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馱亂凶旅寔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暴主闡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苻亡之會嘯命羣

豪恢弘霸業假容沖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茲  
奸略寔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荐棘而陵舊主何其不  
仁安枕而終斯爲幸也子略尅摧勅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  
求賢敦友悌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  
汾絳陷許洛欵僭燕而藩僞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  
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旣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涼都於  
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戰  
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翻崇詭說加殊  
禮於桑門當有爲之時隸無爲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寔談  
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鴻圖之費況乎僞境日侵寧堪  
永貴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  
天喪也元子以庸悞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禦斯輟王師

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降軹道物極則反抑斯之  
謂歟

贊曰弋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寔英果長惟姦桀興始崇構泓遂摧  
滅貽誠將來無踐危轍

魏川屯鳳園  
氏書南南

魏川屯鳳園  
氏書南南

李特

李流 李庠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晉武落鐘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是相與以劔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劔懸焉又以上為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

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碭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實因謂之實人焉及漢高祖爲漢王募實人平定三秦旣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實人敬信巫覡多往

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尅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於略陽北土復號之爲巴氏特父慕爲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劔閣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夷者閩式趙肅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旣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劔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爲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廡爲大

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廡廡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廡同郡率多勇壯廡厚遇之以爲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爲寇盜蜀人患之騰密上表以爲流人剛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使移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廡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騰率衆入州廡遣衆逆騰戰于西門騰敗死之廡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廡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氏苻成隗伯等以四千騎歸廡廡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廡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言於廡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庠握疆兵於外愚竊惑

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爲不可願將軍圖之廡歛容曰卿言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廡廡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廡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寔在於今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廡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於是淑等上庠大逆不道廡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廡慮特等爲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爲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廡閣下手刃殺淑粲左右又殺弇皆廡腹心也特兄弟旣以怨廡引兵歸綿竹廡恐朝廷討已遣長吏費遠犍爲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



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廡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李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廡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廡長史表治及廡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廡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驥於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以驥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縣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

家旣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廡功拜持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爲奮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廡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廡爲已功乃寢朝命不以寔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備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爲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

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韃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擒流人歎曰無寇而城讎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辭尚還緜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緜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疆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豎子虜矣宜爲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

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爲主特命六郡人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旣窘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關式遺尚書責其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

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含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陀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閻式爲謀主何巨趙肅爲腹心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顥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攻擊張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

衆盡降於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逼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騫碩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特之攻張徵也使李驤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

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  
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實時  
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  
營李攀逆戰死驤及將士奔于流柵與流并力迴攻尚軍尚軍亂  
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  
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瑾爲蜀郡太  
守以撫之羅尚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  
人危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  
曰特旣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眾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  
之也可告諸村密尅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  
特特問城中虛寔明曰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  
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

赴會二年惠帝遣荊州刺史朱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尚阜已次德  
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眾奄襲特營連戰二日眾  
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起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  
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  
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諡特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  
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  
賁育之勇舉爲東羌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廡器異之廡之使庠  
合部眾也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庠爲廡所殺流從特安慰  
流人破常俊於縣竹平趙廡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  
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爲東督護特常使  
流督銳眾與羅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

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尅小城然山藪未集糧  
仗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漢繫之二營收集  
猛銳嚴爲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  
不納特旣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  
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  
軍三萬次于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護特所置守將騫碩太守任  
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汜黃訇何冲  
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尅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都尚  
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角牛倚矛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  
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驥迭諫不納流  
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  
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爲主

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  
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  
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汝山太守陳圖遂入郾城流移營據之  
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饑困涪陵人  
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參軍涪陵徐舉求爲汶山太守欲  
要結長生等與尚掎角討流尚不許舉怨之求使江西遂降於流  
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  
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勅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  
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  
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  
爲王雄僭號追諡流秦文王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

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後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鴛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厥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爲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爲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被誅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

晉書百二十

載記第二十終

晉書百二十

晉書百二十一

晉書百二十一

載記第二十一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旣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特起兵於蜀承制以雄爲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驥攻捷爲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畱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剋成都于時雄軍饑甚乃率衆就穀

於鄴掘野芋而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  
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深  
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於李國李離兄弟國等事雄彌  
謹諸將固請雄卽尊位以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其境內建元  
爲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驤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折衝  
李離爲太尉建威李雲爲司徒翊軍李璜爲司空材官李國爲太  
宰其餘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襄王  
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  
雄迎之於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  
是僭卽帝位赦其境內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  
母羅氏爲太后加范長生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  
軍征租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班

位其尙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爲國制法勳

一作動

尙仍舊漢晉故事

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  
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  
令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  
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遣李國李雲等率衆二萬  
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于蜀  
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  
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  
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兼張金苟等殺離及閻式以梓潼歸  
于羅尙尙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剋  
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尙雄乃引還遣其  
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尙卒巴郡亂李驤攻涪又陷之執梓潼

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赦其境內改元曰玉  
衛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者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  
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弗許李驥謂司空  
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一作請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爲  
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  
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練經至  
哀而已驥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  
當與俱請及回至驥與回俱見雄驥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  
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  
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已故也願陛  
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彊扶雄起釋服親政是時南得漢嘉涪  
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虛已愛人授

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僞立其妻任氏爲皇后氏王楊難敵兄弟  
爲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隴西賊帥陳安又附之遣李驥征  
越嶲太守李釗降驥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  
岳悉衆距戰驥軍不利又遇霖雨驥引軍還爭濟瀘水土衆多死  
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於釗楊難敵之  
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  
爲不法稚請討之雄遣中領軍玲及將軍樂次費他李乾等由白  
水橋攻下辨征東李壽督玲弟玕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得  
進而玲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玲稚死  
者數千人玲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  
深自咎責焉其後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  
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



喪亂晉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獻殆天所命大事垂剋薨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驥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豕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于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閭室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耿

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自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恥解衆人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慚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時李驥死以其子壽爲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昝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母丘奧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印攀爲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

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爲撫軍咸和八年雄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諡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苻成文隗旣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閻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酌也雄卽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持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卽還雄爲國無威儀官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隊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慮獲爲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爲太子班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爲性汎愛運脩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植無地富者以已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

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僞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珣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于殯宮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虚心招納初爲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立越爲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

于期于是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玉恒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弟珣于涪珣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軍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立妻閭氏爲皇后以其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爲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故寵待甚厚內則信宦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于是綱維紊矣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戍南鄭雄子霸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鳩殺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于宮中其色黃又宮中豕犬交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鳩殺其安

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謀襲壽等欲  
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連靜及殺  
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回成都表  
稱景騫田褒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為先登壽到  
成都期越不虞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取其城屯兵至一作空門期遣侍  
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  
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姦亂政謀傾社  
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  
為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為小縣公不如死  
也咸康三年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  
鸞輅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為壽所殺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敏而好學稚量豁然少尚禮容異於李氏諸

子雄奇其才以為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  
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為賓客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驤  
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  
日悉平諸郡雄大悅封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  
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為李越景騫等所憚壽深  
憂之代李珣屯涪每應期朝覲常自陳邊疆寇警不可曠鎮故得  
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竝有疆兵懼不自全  
乃數聘禮巴西龔壯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  
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  
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為  
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桓巴西解  
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縱

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桓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于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尙爲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卽僞位赦其境內改元爲漢興以董皎爲相國羅恒馬當爲股肱李奕任調李閔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爲獻帝母晉氏爲太后立妻閭氏爲皇后世子勢爲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乾漢嘉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羣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

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糒糧以其尙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塲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竊諫墾至壽於是命羣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旣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彊弱勢異此虞號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奕征牂柯太守謝怒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尙書事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會李閔王嘏從鄴還盛稱季龍威強宮觀美麗鄴中殷實壽又聞季龍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

下竝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傍郡戶三丁已上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脩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爲誹謗誅之右僕射李疑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殺之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爲祟八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僞諡昭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壽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剋闢國千里雄旣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爲賢相及卽僞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驤爲漢始祖廟特雄爲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已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見廢黜壽初

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龔壯上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驤殺李鳳爲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勢嗣僞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尊母閻氏爲太后妻季氏爲皇后太史令韓皓奏熒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命羣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暉等以爲景武昌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疎絕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

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大保李奕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彊諫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復無復紀綱及諫諍者李奕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奕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旣誅奕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建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旣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險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皎太師以名位優之實欲與分災青大司馬桓温率水軍伐勢温次青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

督堅等數千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温謂温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督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而温從山陽出江南督堅到犍爲方知與温異道乃迴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温已造成都之十里陌督堅衆自潰温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叡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督堅走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温曰僞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豐軍鼓伏惟大晉天綱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卽日到白水城

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勅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  
魚待命漏刻勢尋輿視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襯遷勢及弟福  
從兄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  
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  
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后興渡湟之  
師是知戎狄亂華釁深自古況乎巴濮雜種厥類實繁資剽竊以  
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劔門志吞井  
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犍同聲雲集殲殄蜀漢  
薦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爨蓋上失其道覆敗  
之至於斯仲儁天挺英姿兒稱奇偉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  
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綏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

實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脩茂範而  
雄聞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疆兵於厥胤  
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釁便及雖云天道抑  
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竝失異術同亡武者  
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  
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於困獸  
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  
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鼈野戰羣龍李特窺釁盜我巴  
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昏狂繼軌德之不修險亦難恃



海內閣  
正印

晉書百二十一 載記第二十一 終

氏唐印

